

人十三

〔匈牙利〕约卡伊·莫尔 著

汤 真 译



花 城 出 版 社



〔匈牙利〕约卡伊·莫尔 著

汤 真 译

一桌十三人

花 城 出 版 社

一桌十三人

〔匈牙利〕约卡伊·莫尔 著

汤 真 译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广 州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 插页 146,000字

1982年 8 月第 1 版 1983年 6 月第 2 版

1983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86,501—117,800 册

书号 10261·166 定价 0.73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集匈牙利著名小说家约卡伊·莫尔写的中、短篇小说七篇，大多是关于爱情题材的故事。《舞会》、《一桌十三人》取材于匈牙利失败了的一八四八年反奥民族民主革命战争；《强迫娱乐》对一个被判处死刑的著名“强盗”进行了礼赞；《互相仇恨的骷髅》、《有四十八颗星星的房间》和《卡斯朱州长》，揭露和鞭挞了统治阶级与封建贵族的虚伪、暴虐、空虚和丑恶的灵魂；中篇小说《黄蔷薇》描写了匈牙利霍托巴吉大草原普通牧人的生活、恋爱和风俗习惯。各篇故事情节曲折，震撼心弦，语言生动，文字清新。

目 次

一桌十三人.....	1
舞会.....	51
强迫娱乐.....	63
互相仇恨的骷髅.....	79
有四十八颗星星的房间.....	95
卡斯朱州长.....	103
黄蔷薇.....	121
译者后记.....	237

一 桌 十 三 人

我们是在白雪覆盖的特兰西瓦尼亚的崇山峻岭中。

景色壮丽。天气晴朗时，从山顶上望得见一直伸展到雷兹海峡的匈牙利平原。高低起伏的群山，密林遍布，在我们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树林刚开始吐出春天的嫩绿。

太阳快落山了，远方的山顶蒙上了一抹淡紫色的雾霭，山脊上却仍然染着金黄色。其中一座山的山坡上，树丛中闪现着一座古老家族的邸宅的白色塔楼。

这座邸宅的位置特别富有浪漫蒂克的情调。一边是陡峭的岩石，岩石顶上竖着一个简单的十字架。下面山谷深处有一个疏疏落落的村子，村里悠扬的晚钟，打破了大自然的穆静。

远处，树丛中露出几个破屋顶，从那儿传来的磨坊声，以及那条黄颜色的溪流，说明那是矿工们的住所。

山谷下，一条弯弯曲曲的银色小溪，绕过拦在路上的许多瀑布和古代融雪时期从山上冲下来的巨石，蜿蜒流过了草地。

岩坡上有一条攀登那个城堡的小道；再往上面一点，另有一条穿山越岭通向远方去的很宽的路，路面已多少被山溪冲坏了。

这城堡是一个古老家族的邸宅，随着家庭的繁荣或需要，它在不同时期增添了许多建筑物。

城堡周围种的是一丛丛老栗树，院子前面的平台通向花园，花园里长满了银莲花、风信子和另外一些早开的花。窗子都打开着，听任晚风吹进屋子，窗口上时不时会露出一个快乐的孩子的脑袋来；看得见好多个穿绣花衣服的仆人，有的正匆匆走过走廊，有的站在一道道门口。

城堡四面围有坚固的铁栏杆，石柱上长满了四季长青的藤枝。

那是一八四八年的初春。

十三个人聚集在饭厅里。他们是一家人，都姓巴迪。

坐在桌子上首的是祖母，一个八十岁的老妇人。她的白头发梳的是当时的式样，头上戴着一顶高高的白帽子。她脸色苍白，满是皱纹，一双眼睛象眼力不好的人那样，老是朝上面看。人老了，手颤抖，说话的声音也颤抖，那一副密密的白眉毛特别引人注目。

她的右边坐着她的大儿子托马斯·巴迪，年纪大约五六十岁。他生就一张高傲、威严的面孔，目光锐利，身材高大，神态严肃，他是正在走向没落的古老的贵族之家的一个典型代表。

在他对面，老妇人的左边，坐着这个家庭的宠儿——

个年约十五岁的可爱的姑娘。她的一头浓密的金发披在一张异常漂亮、甜蜜的脸上，一对又大又亮的深蓝色眼睛，遮着长长的黑睫毛，她的脸色苍白得象朵百合花，只在她笑或者讲话的时候，腮帮上才会泛上一片淡淡的晨曦般的红晕。

约兰卡是巴迪家收养的一个远房的孤儿。他们不会听任一个同姓的人去遭受贫困的；家里每个人似乎都十分钟爱这个孤儿，这样，她也没感到自己在他们中间是个外人。

这个家庭里另外还有两个女人：老妇人的女儿凯塔琳，她已经守寡多年；她的儿媳妇，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这会儿正在教她身旁的小孩怎样使用那只放在他的胖乎乎的小手里的金调羹，小孩又笑又叫的，一家人竭力猜测他在说些什么，或者他最想干什么。

他们对面坐着两个绅士。一个是那位年轻的妈妈的丈夫，约瑟夫·巴迪——一个年约三十五岁的美男子，他五官端正，黑头发黑胡子；当他隔着桌子与小儿子和温柔的妻子逗笑说话时，快乐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另外一个是他的弟弟巴纳巴斯——他体格魁梧，孔武有力，脸上留有长过天花的疤痕；他既没有络腮胡子，也没有小胡子，头发是象农民那样平滑地往后梳的。他生性忧郁，沉默寡言，也许因为外貌不讨人欢喜吧，他总是用很和蔼的态度向人赔礼道歉。

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个小跛子，苍白的脸上带着一副残废人特有的苦中作乐的表情。他那平直的头发，骨瘦如柴的双手和两个畸形的肩膀，见了就使人不由地怜悯。他也是一个孤儿——是老妇人的外孙；他的双亲故世已经几年。

两个五岁光景的小男孩坐在他的对面。他们穿同样的衣服，模样儿又非常相象，因此，人们常常把他俩弄错。他们是那对年轻夫妇的双胞胎。

坐在桌子下首的是伊雷·巴迪，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他的英俊的脸上充满生气和智慧，长得器宇轩昂，庄重文雅，一举一动，谦恭有礼。他的嘴唇上刚刚长出一些细胡子，头上罩着一头天然卷曲的黑发。他是卫队长托马斯·巴迪的独子，体形和相貌都象他的父亲。

他旁边坐着一位红颜白发的老绅士。那是西蒙·巴迪，一个和这一家人的祖母一起垂垂老矣的远房本家。

巴迪这一家人，每个人的脸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高高的脑门，引人注目的眉毛，一对在又厚又黑的睫毛遮掩下的深蓝色的大眼睛①。

“多奇怪呵，”他们当中一个人喊了起来，“我们今天是十三个人。”

“我们当中准有一个人要死了，”老妇人说，微微颤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悲哀的确信。

“噢，不，祖母，我们只有十二个半嘛！”那位年轻的母亲大声说，把孩子抱到了膝上。

“这小家伙坐火车只买半票。”

一听这话，大家都笑了，连小跛子的脸上也露出了苦笑。

① 在喀尔巴阡，有一族匈牙利人与平原上的匈牙利人不同，他们的眼睛是蓝的，头发往往是金色的。——原注

“唉，唉，”老妇人继续说，“现在是树木吐绿了，可谁知道，到落叶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或我们中间的哪个人，是不是还会仍旧坐在这里？”

这件小事发生后，几个月过去了。

在城堡的一套房间里，巴迪家的老大正在和他的儿子进行严肃认真的谈话。

做父亲的在房间里急躁地踱来踱去，时不时停下来，站在一个窗口的枪眼旁的儿子说上几句。儿子穿着马太轻骑兵^①的服装——一件有一条深红色的束带的灰色的斗篷式短外衣；他手里拿着一顶饰有三色帽徽^②的深红色的帽子。

“走吧，”父亲用失望的口气说，“越快越好；别让我看到你了！别以为我是在说气话，我只是看到你就受不了，想到你要到那里去就受不了。你是我唯一的儿子，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这是你第一次看见我流眼泪，但你不要以为这是为你而流的；因为，即使我知道我就将失去你，——即使你将在下一次战斗中流血，——我也只会恭恭敬敬地低着头说，‘上帝赐给的，上帝又带走了，赞美他神圣的名！’是的，若我听见你和你那些进

① 1848年建立的自由团体之一。

② 匈牙利于1848年3月爆发反对奥地利民族压迫、反对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9月，奥地利帝国联合沙皇俄国进行镇压，匈牙利成立以科苏特为首的国防委员会，开展民族解放战争。他们的旗帜是红、白、绿的三色旗，帽徽也是这三种颜色。

入迷途的伙伴被砍成了碎块，我也会忍住热泪的；但知道你们的血一流，就会给大地带来灾难，你们的死将是两个王国^①的死亡——”

“这两个王国现在是可能要死了；但她们会重新获得新生——”

“不对；你们不过是用这样的观点在自己骗自己，你们认为，你们推翻了一幢旧的大厦，就能建立起一幢新的大厦。天哪，多大的代价！谁把我们国家的命运交托给你了，要你去触犯上帝？谁授权你为了缥缈的希望而丢掉现有的一切？几百年以来，不是有过许多仁人志士为了维护这摇摇欲坠的老政体——如你们所说的——而徒劳地战斗吗？难道他们不是真正的爱国者和英雄？你的那些伙伴在议会里噓噓地攻击他们这些处境很困难的同胞，难道他们还比我们更热爱自己的国家吗？我们为了她的生存，曾一代人一代人地流血和牺牲自己的利益，必要的话，甚至去遭受耻辱——她的生命虽然渐渐微弱了，但仍旧还活着嘛。你说要保证她的荣誉；但这荣誉的名字却是死亡！”

“很可能如此，父亲；对我们来说，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国家，但我们一个人失去了国家，却使千万人有了国家，这千万人历来是我们自己的人民，可他们在自己的祖国却成了外人。”

“奇思怪想！人们不会理解你的。你想给他们的东西，

① 指奥地利帝国和匈牙利王国。当时，匈牙利隶属于奥地利。

他们连做梦也没想到过。寻求人民福祉的真正的路，是把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给予他们。

“你问问我的底下人吧！他们当中我听任谁遭受贫困或破产了？有谁在需要的时候，我没有帮助过他？——或者我对待他们不公道？你听不到一句怨言。尽管如此，却还要跟他们说，我很不公道，因为我没有叫耕地的农民来对制订法律和建立政体发表意见，——可那结果将会怎么样呢？他们只会惊奇地瞪眼望着你嘛；可是，在他们误会而发怒的时候，有朝一天夜里，他们却会跑来烧掉我头顶上这座房子。”

“这就是当前不合情理的状况。如果说人们没有更好的主意，这都怪过去治理不当，可是，让农民一旦自由了，让他真正成为一个人了，对他来说现在是陌生的事情，以后他全会理解的。”

“但那种自由将要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为代价！”

“这我不否认。的确，我相信，无论是我或者当代的任何人，都不会得到这次运动的果实。我想，我们现在听到他们名字的那些人，几年之后很可能一个也没活着的了；甚至他们的尸体都会大遭耻辱和诅咒。但是，他们奠定了基础的伟大制度却会建立起来，对那些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而牺牲了自己的人给予恰如其分的纪念，这一天是会到来的。为国而死，死是光荣的，但这却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咒骂，为拯救未来的成千百万人而死，却受到蔑视和憎恨。噢！那是伟大——象救世主一样伟大！”

“我的儿子——我唯一的儿子！”他的父亲哭了，一下

激动地搂住了年轻人的脖子，痛苦地抽泣起来，“你看到这些眼泪了吧？”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爸爸——我看到你哭了；我的心几乎受不了这些泪水的分量——可我还是得走！你有理由流泪，因为我既没有给你带来欢乐，也没有给你带来光荣——可我还是得走！一种比渴求光荣更为强烈的感情，比我对祖国的热爱更为强烈的感情，在鼓舞着我的灵魂；而这正是我的信仰力量的证明：我看见了你的眼泪，爸爸——可我还是得走！”

“走吧！”他父亲用绝望的声音喃喃说道，“你可能永远回不来了，或者，当你回来时，你可能既找不到你父亲的房子，也找不到他躺的坟墓了！但要知道，即使那个时候，在你死了，或者我死了的时候，我都不会诅咒你的——现在你走吧。”说了这几句话，他转过身去，打个手势，示意他可以走了。

伊雷默默地离开了房间。他一关上房门，眼泪就象泉水般地涌了出来；但他的剑还没有触到最后一级楼梯，他的脸上已又恢复了原来那种毅然决然的神色，眼睛里闪烁着热情的火焰了。

接着，他去向叔叔约瑟夫告别。他看到一家人都围在他叔叔的身旁。那对双胞胎坐在他的脚边，他的妻子在跟小的那一个玩躲躲猫；当妈妈藏到爸爸的扶手椅背后时，小家伙又笑又叫。

伊雷的到来，打断了大家的欢笑。小男孩跑过来看他的

剑和剑上的金穗子，而小的那一个看到他这一身奇怪的服装，却吓得哭起来了。

“克西特，宝宝！”他的妈妈从爸爸手里抱过他，说：“你的堂哥要去打仗了，他会给你带匹金马回来哩。”

约瑟夫紧紧握着他侄子的手。“愿上帝和你同在！”他大声说，然后压低嗓门加了一句，“你是我们当中最有出息的一个——你干得好！”

然后他们挨个儿拥抱了他，在两个小孩的叫喊声中，伊雷离开了他们。他到他祖母的房间里去了。

路上他遇到了叔叔巴纳巴斯。叔叔默默地一再拥抱他，然后一句话也没说，就走开了。

老妇人坐在那把她难得离开的大椅子上，听到伊雷的剑的丁当碰击声，她抬起头来，问是谁来了。

“是伊雷！”那个金发姑娘说，她提到他的名字时，脸红了，心跳加快了。

约兰卡觉得，伊雷对她来说远胜过一个哥哥，而她对他的深情的报答，也远比一个妹妹的感情更为热烈。

那位寡妇和小跛子也在祖母的房间里，孩子坐在老妇人脚边的凳子上，当这位年轻人进来时，他戚然地笑了一下。

“你干吗带着剑啊，伊雷？”老妇人用微弱的声音问道，“唉，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一个罪恶的世界！可是，要是上帝反对我们，谁能阻挡他的手呢？我又在梦里和先人说了话，我觉得他们都来到了我的身边，召唤我跟他们一起走；我已经准备走了，把我的生命交给上帝，我才又感

谢又信赖呐。昨天晚上，我看见天空中用火写着一八四八年这几个字。谁知道什么事儿会降临到我们头上啊？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一个罪恶的世界！”

伊雷默默地俯身吻了老妇人的手。

“你就这样要走了？好吧，上帝保佑你，愿你成功，你要从十字架下经过，无论是死是活，千万别忘了向上帝祈祷；”老妇人把她干枯的手按在孙儿的头上，低声说，“全能之神保佑你！”

“我失去丈夫的时候，他也正是这样一个漂亮的年轻人。”寡妇拥抱她侄子时叹息着说，“上帝保佑你！”

小跛子双臂搂住了他堂兄的膝盖，抽抽噎噎地恳求他不要在外面待得太久。

最后跟他告别的是约兰卡。她垂着眼睛走过来，一双又白又小的手里捧着一个绣刺的花结，她把它戴到了他的胸口。这花结共有五种颜色——蓝色，金黄色，红色，白色和绿色^①。

“我明白了，”年轻人用一种惊喜的口气说，把这温柔的姑娘搂在怀里，“埃德里^②和匈牙利团结起来！我一定为你的颜色争光！”

姑娘听任他亲热地拥抱着，待他松开手时，她低声说：“记住我！”

“我不记住你那我就是死了，”年轻人热情地回答说。

① 蓝色和金黄色是代表特兰西瓦尼亚的颜色。

② 埃德里(Erdely)，即特兰西瓦尼亚，为现罗马尼亚境内喀尔巴阡山以西地区，属多瑙河支流蒂萨河流域。

于是，他吻了这位年轻姑娘的额头，再一次道了再见，就急忙离开了那房间。

老西蒙·巴迪住在二楼，伊雷没有忘记他。

“噢，孩子，”老人很高兴地说，“上帝保佑你成功，给你力量，让你杀死许多土耳其人！”

“我们不是去跟土耳其人打仗，”年轻人笑答道。

“对了，是跟法国人打，”这个上一世纪的老兵纠正了自己的话。

一个侍者带了两匹备好鞍子、套上缰绳的马等在门口。

“我用不着你——你可以留在家里，”伊雷说着，接过一匹马的缰绳，敏捷地跃上了马鞍，他把额头上的帽子往下一拉，就飞驰着离开了城堡。

经过十字架下时，他勒住了马，回头望了望。是他记起了祖母说的话，还是想起了金头发的约兰卡？

一条白手绢在窗口挥动。

“再见，我的心灵之光！”年轻人低声说，他吻吻自己的手，用靴刺在马肚子上猛地一夹，就转身下了陡峭的山坡。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时期。村里的人口突然减少了，居民们不见了，谁也不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一幢幢房子都关门闭户的。

晚上已听不到钟声，也听不到姑娘们收工回来时的歌声。惟有失去了主人的狗的吠叫声，在打破已开始长出野草的街道的寂静。

伊雷·巴迪骑马驰过村子里的街道时，没有碰见一个人；烟囱不冒烟，厨房的窗上也不见灯光。

夜幕降临了，山谷里笼罩上了一片透光的薄雾。伊雷一心想第二天清晨到达科洛斯瓦尔^①，因此他继续赶着夜路。

靠近半夜，月亮从树后面升起来，银色的光辉洒在树林上。除了矿工的锤子声和马蹄落在石头路上的单调的响声外，万籁俱寂。他一路驰去，陷入了沉思；突然间，马停住了，竖起了耳朵。

“噡，噡，”伊雷摸着它的脖子说，“你还没听到炮声呢。”

马终于又走了，不耐烦地向两旁转动着脑袋，害怕得又喷鼻子，又嘶叫。

现在，那条路已通到一个两壁相夹的很狭的隘口，岩壁的顶端几乎碰在一起。在一条切断道路的干枯的溪沟上，横跨着一座由两块烂木板拼成的小桥。

伊雷来到桥边，那匹马就往后退了，任你怎样踢靴刺也不肯过桥。最后，伊雷生气地用膝盖夹住颤抖的马，又拿缰绳抽它的脖子，这样一来，马才突然一纵，跃过了溪沟，可之后它又转过身往后退了。

正在这当儿，只听得下面传来一声吓人的喊叫，震得岩石间回声四响，十几个凶相毕露的人手持竖式镰刀做成的长矛，已从桥下爬了上来。

^① 即现罗马尼亚的克劳森堡。